

The top half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eal background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dark green leaves and vines. Overlaid on this pattern are the black silhouettes of a bride and a groom. The bride, on the left, is shown in profile, wearing a long, flowing gown and holding a bouquet. The groom, on the right, is also in profile, wearing a suit and holding a small object, possibly a ring or a flower. The overall style is elegant and traditional.

陪嫁：一千名农奴

〔俄〕皮谢姆斯基著

45.52
C590

830730-32

38

45.52

0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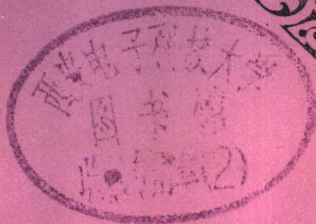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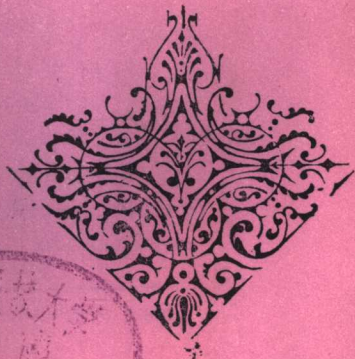
10012235

陪嫁：一千名衣奴

斯

庸译

〔俄〕皮谢姆斯基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5512.4

А. Ф. ПИСЕМСКИЙ

ТЫСЯЧА ДУШ

据 А. Ф. ПИСЕМ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3 (ГОСЛИТИЗГАТ,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插图作者: П. ПИЧКИСЕВИЧ.

陪嫁：一千名农奴

Peijia: Yipian Ming Nongnu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9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frac{3}{4}$ 插页 11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016-0057-0/I·58

定价 7.10 元



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作者像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155
第三部	294
第四部	500
译后记	647

第 一 部

—

据民政机关法令汇编载称：“兹免去八品文官戈德涅夫H县中等学堂学监^①现职，按原职保留其着用文官制服与领取养老金之权。”继而又称：“该校学监遗缺由卡利诺维奇学士^②接任。”

笔者看完这道命令，不由感慨万端。“唉！”他自言自语说，“世事无常。”从此，彼得·米哈伊雷奇·戈德涅夫便不再是学监了，尽管他荣膺这个职称，足足已有三十五年之久。现在这位老人该怎么办呢？他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他今后将在何处消磨他过去在小小学监办公室从早上八点忙到下午两点的那段时光呢？

戈德涅夫在H县县城里置有一幢小型花园住宅，在近郊的村子里还有靠他自己的努力挣得的三十名农奴。他是个鳏夫，有女名纳斯坚卡，还有个女管家叫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女管家是个四十五岁上下、容貌平常的老姑

① 即后世的中学校长。

② 俄国当时授予高等学校成绩优秀毕业生的学位。

娘。尽管如此，当地警察局局长太太，一个爱嚼舌根的女人却说，为了掩盖罪孽，他实在应该娶这迷人的女管家为妻，然而另外一些太太们的看法却温和得多，她们认为，这类老头子作不了什么孽，干吗要明媒正娶？

彼得·米哈伊雷奇不仅闻名于市镇和县城，而且我想半个省都知道他。每天早晨七点，他离家到市场去采购食物，一路上，他逢人便习惯地寒暄几句。比方说，他经过小市民女邻居那座歪歪倒倒的小屋时，正好碰到她在山墙窗口上露出她包着头巾的脑袋，他便招呼道：

“你好，费克拉·尼基福罗夫娜！”

“您好，彼得·米哈伊雷奇大叔！”女邻答道。

“你从省里回来很久了吧？”

“是昨天回来的，大叔。没坐马车，大叔，是蹚着泥浆走回来的。”

“事情办得怎样？”

“我的官司打到上头去了，彼得·米哈伊雷奇。”

“唔，既然打到上头去了，那就好了。”

“真的好了吗，我的大叔？”

“好了……好了……”戈德涅夫连声说好，继续朝前走去。

说实话，彼得·米哈伊雷奇压根儿就不知道女邻居打的是什么官司，更不知道官司打到上头去究竟好不好，他这样说，无非是想宽宽她的心。

一个马车夫，肩披短皮袄，伫立在商人石砌的住宅

前，彼得·米哈伊雷奇也认为需要安抚一下车夫。

“怎么，老弟，把马都累坏了吧？”他问道。

“没啥，先生。……累惯了，”车夫回答。

“我看到了……看到了……你真行……是个好把式！”

车夫自得地笑着。

戈德涅夫走到肉店时，卖肉的刚刚打开店门。

“唉嗨，西利韦尔斯特·彼得罗维奇，今天你可晚了，”戈德涅夫说。

“没办法，彼得·米哈伊雷奇！事儿多，耽搁了一会儿，”肉店老板答道。“我那小子在学堂里咋样？”他加了一句，一边朝柜台里走去。

“您的孩子吗？不错，挺好的。有能耐。就是有点儿野。昨天他又在教室里砸碎了两块窗玻璃，”彼得·米哈伊雷奇答道。

“愿主怜悯我们吧！”肉商惊叫着，耸了耸肩膀。“我真不知该拿这小子咋办。我从没轻饶过他，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唔，何至于这样？不要太过头了；往死里打可不好啊。”

“非打死这个淘气鬼不可！”肉商回嘴说，然后又改变话题问道：“给您来点牛肉？”

“好，来点牛肉吧，掌柜的。要嫩的！”

“哪能给您老的！不会卖给您次肉的。……次肉我们给本地的官太太们留着呢。”

“瞧你说的，给官太太们留着！你们这些做买卖的，真能损人！”

“我说的是真的，确是这样。真不知邮政局长和他太太把钱藏到啥地方去了。”

彼得·米哈伊雷奇只是笑笑摇摇头。

出了肉店，他走进商场内院，做小买卖的娘们儿在那里出售面包、蔬菜、坛坛罐罐、针头线脑，以及各种日用品。

“卖葱的，你又来卖葱啦！”彼得·米哈伊雷奇对站在一大筐葱旁的女贩子说。

他受不了大葱的辛辣气味。

“得了吧，我的好老爷，别一开口就诬赖人，你最好先买一把大葱，再扯淡吧。”

“傻瓜，我不喜欢吃大葱。”

“得，得，你们，上等人嘛，‘不喜欢吃大葱’，你们就爱吃甜食。”

“好好，快别生气，给我来一小把葱吧，”戈德涅夫说，买了一把葱，转眼就给了他碰到的第一个乞丐，说：“这葱给你！不过，没面包就别忙吃。太辣。……你到我家里去，我家里的人会给你面包的，去吧！”

这时神甫正向他迎面走来。彼得·米哈伊雷奇老远就向他行礼了。

“您好，”他说，脱下帽子，走上前去向神甫致意。

“您好，”对方用沉浊的低音回答。

“神甫，我那本书您看完没有？”

“看完了，本想今天就给您送回去的，谢谢您啦。这是一本好书。”

“对，对，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您有空顺便带给我吧。”

“一定一定，”神甫回答，并且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进了家门，彼得·米哈伊雷奇径直向厨房走去。这时，厨娘在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的监督下，已经开始生炉子了。

“喏，给，总管，这些吃的，这些山珍海味都给你！”他说，交给女管家一个纸袋，她接过纸袋，一边从里面掏食品，一边摇头，发出“唉……唉……唉……嗨……嗨……”一类的叹息声。

“海，又叨叨开啦！唉，你这个唠叨女士……我买的東西不好还是怎么的？”

“买得好，”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用嘲笑的腔调回答他的提问。

彼得·米哈伊雷奇买的东西，从来没让她满意过，这一点她完全是对的，因为他的那些做生意的熟人卖给他的食物不是短斤少两，就是拿腐烂的冒充新鲜的，偏巧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本人对于勤俭持家和清洁卫生的讲究抱着极大的热情。帕拉格娅的母亲是德国人，可是女儿除了会说俄语外，别国的话她一句也说不来。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以及干吗要到H县来的，起初，她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进了医院。彼得·米哈伊雷奇到这家医院办事的时

候，看到这位陌生的女病人，照例同她攀谈了一番。正好这一年他丧了偶，因此他就把她领回家里，让她照管小纳斯坚卡。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当了保姆之后，把他的全部家政一点一点地抓到自己手里，从清晨到深夜，她忙东忙西，料理着各种家务事：到干草棚去取这样，下地窖去拿那样，去园子里刨地；该擦洗的东西她擦洗得光光亮亮，该打扫的地方她扫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些，到了早上八点，她便卷起袖子，系上围裙，动手做饭。——应当向她致敬：她这位大厨师能烹制各种佳肴。她的拿手好戏是制作各种腊菜和果酱。例如，她在斋期期间腌制的腊鱼，味道之美，使彼得·米哈伊雷奇在炎夏里就着冷甜菜汤吃这种腊鱼时，没一次不啧啧称赞：

“诸位，这样的鱼，这样的甜菜汤，卢古鲁斯^① 本人都没吃过呢！”

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总是亲手洗涤彼得·米哈伊雷奇的胸罩^② 和围巾，纳斯坚卡的活领、套袖和镶花边的连衣裙，要不是力量不济，别的衣物她大概也会全部包下来的，因为，用她的话说，一看到洗衣妇洗的衣服，她就心如刀割。

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什么时候睡觉，用什么填饱肚子，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她根本不高兴别人问她

① 卢古鲁斯(公元前117—56)，古罗马统帅，执政官，以豪富、奢侈和美食闻名。

② 男子罩在胸前或用别针别在衬衣胸前的服饰。

这个。有时她也抽空儿喝喝茶，在饭桌旁坐一会儿，虽说桌子上总为她摆着一副餐具，但一到上热菜的时候，她就会忽然纵身而起，到厨房去取什么，随后，在她重新出现时，彼得·米哈伊雷奇对她说：“总管大人，你自己怎么老是什么也不吃呢？”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只笑笑，圆箬说：“要是不吃，那就活不成了，”说完又到厨房里去了。

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每次领受工钱（一年一百二十纸卢布^①），都有几分勉强。每到月底，彼得·米哈伊雷奇照例付给她十卢布。

“这干什么？”女管家说。

“这是您的工钱。钱——是好东西。收下来，签个字，好不好？”他答道。

“哎……您快别说蠢话吧！”管家说，转身望着窗外。

“这是规矩，总管大人，不是蠢话。请收下吧！”戈德涅夫比较坚决地说。

“好象我在您府上吃不饱、穿不暖似的，”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说，仍然望着窗外。

“请，请收下吧！你知道，我可不喜欢这样！”戈德涅夫更加坚决地说。

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气乎乎地接过钱，轻蔑地扔到针线匣子里。

每次发生这样的争执时，尽管她面露愠色，可是她的两

① 俄国在一七六九年发行纸币。在一八四〇年时一纸卢布约值二十七戈比的银卢布。

眼却流出了感激的热泪。

“你在路边捡到一个叫化子，救活了她的命，还要给她开工钱，多寒碜啊！你自己有个女儿：还是给你女儿攒着吧！”她低声嘟哝说。

“不许你对我这样说，总管大人，听见没有？不用你教训我！”彼得·米哈伊雷奇对她吼道。帕拉格娅·叶夫格拉福夫娜不再吭声，收下了工钱，但仍然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彼得·米哈伊雷奇把食物交给女管家后，走进客厅，坐下来跟纳斯坚卡一块儿喝茶。父女俩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进行一场这类谈话：

“纳斯塔西娅·彼得罗夫娜，您又坐了一夜吧。……这可不好，我的好女儿，真的，不好……工作、休息、睡眠，各有各的时间啊。”

“我看书来着，好爸爸。昨天的那本小说，我已经看完了。”

“那就不对了：我们今天看什么书呢？今天晚上就没有什么好看了。”

“不，我给您念完它，我很乐意再读一遍；您想想看，那个瓦连丁竟变成了一个坏得出奇的人。”

“得，得，别讲了！你不如读给我听吧：从作者的描写中弄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我觉得更有意思。”彼得·米哈伊雷奇截住了女儿的话，纳斯坚卡就不往下讲了。

通常在这类谈话之后，父女俩就分手了。纳斯坚卡或者坐下来看书，抄抄写写，或者到花园里去散步。她既不

做家务事，也不做针线活儿。至于彼得·米哈伊雷奇，他穿上文官制服，到学堂去上班。在前室里迎接他的，往往是那位被学生叫做“擦板儿”的大麻子校工、退伍士兵加夫里雷奇。他是个残疾人，已经上了年纪，脑子笨，手脚懒，说话粗野，只是由于彼得·米哈伊雷奇所怀有的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他才得以在学堂里一连当了十年的校工。有时候他几乎连什么地方都懒得打扫和擦洗，弄得彼得·米哈伊雷奇每月至少一次，不得不自己掏钱雇几个擦地板的女工，把个校舍拾掇得象模象样。此外，他还有一个每天清早拿热菜汤当早饭的癖好。他通常在头天晚上把菜汤搁在学监室的火炉子上，让它炖一整夜。彼得·米哈伊雷奇早上走进学监室，几乎每一次都要说：

“掷弹兵，你又在这里炖菜汤了。满屋子怪味！你闻闻，熏死人！”

“唔，老以为人家在你这儿炖汤！”加夫里雷奇顶嘴说。

“怎么没在这儿炖汤！你犟嘴，这么大把年纪还撒谎，你这个没规没矩的人！”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炉子，那里头啥也没有。”

“我知道炉子里啥也没有，你都吃了嘛！可你嘴巴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傻瓜！……你敢来顶嘴！我要是撵走你……你就得去讨饭！”

“撵就撵！好象讨饭的就活不成似的。”“擦板儿”回答，掉头走了。

“傻瓜！”彼得·米哈伊雷奇冲着他的背影又骂了一声。

不过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彼得·米哈伊雷奇在学监室里编制表册和起草报告，到了课间休息，就到校内各处去转转，而且照例先到一年级的教室，那里也照例是闹得尘土飞扬，乌烟瘴气。

“哎呀呀，你们这些埃塞俄比亚佬！你们这些鞑靼佬！干吗呀？……安静！……住嘴！……要安静得连苍蝇飞过都能听见！”老人摆出严厉的样子说。

教室里安静了一些。

“你们再闹，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十个罚一个，挑到谁是谁！”他郑重其事地结束这次谈话，离开了教室。

在走廊里，一个淘气鬼朝他直扑过来，险些将他撞倒。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小伙子？”彼得·米哈伊雷奇挥动着双臂说道，“好野的野马啊！我来给你套上笼头，你等等我！”

“学监，莫德斯特·瓦西里伊奇老师不放我回去吃饭，我没有过错，先生！”三年级学生卡拉什尼科夫说。他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看上去顶壮实，头不梳脸不洗的，穿一件厚呢长外衣。

“既然是不放你回去吃饭，那就是说，你罪有应得，”彼得·米哈伊雷奇说。

“我什么也没有干，真的，不信您去问问大伙儿。大家都知道，是老师他存心为难我。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我爹铺子里没帮手，我不能上课了。”

“最好是知道什么是不许可的，最好你道个歉，你要明

白，任性、撒野都是不应当的，”彼得·米哈伊雷奇说完就快步走了。

卡拉什尼科夫滑稽地学着舌，让老学监全听见了，

“‘任性、撒野都是不应当的，’呸、呸、呸，你这只野乌鸡！我逃，不要帽子了；你倒是从我身上弄到不少好处啦！”他说，气恼地扯下了挂图的一角。

总的说来，彼得·米哈伊雷奇性情温和，不喜欢采取激烈的措施。他好歹还对付得了这些学生，在万不得已必须揍他们一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加夫里雷奇背着他去执行，而且每次下令加夫里雷奇去惩罚学生时，他总是交待他，目的不是要把学生打痛，而是要唤醒他们的羞耻心。可是加夫里雷奇恨透了那些学生，如果受惩罚的学生是他的力气对付得了的，他就治得他跑出学监室后，还要哇哇地哭一两个钟头。然而，老人最棘手的是遇到必须批评或处分教师的事。单是历史教员埃克扎尔哈托夫就够他头痛了。这位教师是大学毕业生，人也不蠢。在整整的一个月当中，他都非常沉静、平稳、勤恳、寡言少语，课也讲得好极了。但是，只要一领到薪水，第二天他上课时就兴高采烈，跟学生开玩笑，下课后就去逛街——歪戴着帽子，叼着烟卷，哼着歌曲，吹着口哨。遇上机会，恐怕他也乐意和别人干一仗。他强热地渴望接近女性，为此他来到河边，站在木筏旁边的河岸上，欣赏着在木筏上洗衣服的娘们儿。……碰上器皿、窗玻璃，或者碰到他家里的人。他不是毁物就是打人，等到喝酒把钱花光了，他就又变得比谁都安静。早在

莫斯科的时候，据说是出于侧隐之心，他娶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拖着五个孩子的寡妇、一个愚蠢而又爱吵架的泼妇，从那以后他开始酗酒了。每当丈夫纵情狂饮的时候，她就跑到邻居家去避开他的锋芒；等他酒一醒，她就象锈腐蚀铁一样着手收拾他，只要他说一句话，她就随手操起一件家伙向他砸去，再把自己的头发弄乱，把衣服撕破，然后跑去找彼得·米哈伊雷奇告状，直冲学监室，大喊大叫：

“彼得·米哈伊雷奇大叔，看在上帝份上，救救我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大叔呀！……”

“出了什么事？您找我有什么事？”戈德涅夫问，虽然他很清楚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那回事：他又灌了两天两夜的黄汤！您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日子过不下去啦：家里连匙子带碟子全没了，统统叫他给砸了。我自己好不容易才逃出这条命来。我带着孩子们在洗澡房里躲了三夜。”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彼得·米哈伊雷奇说，耸了耸肩。

“您镇静一些，太太。我来劝劝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大叔，你好好训他一顿吧。你就不能……你哪怕抽他一顿呢。”

“怎么能这样，太太！您连说也不应该这样说呀，”彼得·米哈伊雷奇不以为然地说。

“加夫里雷奇！”他喊道，“去请埃克扎尔哈托夫先生到我这儿来。”